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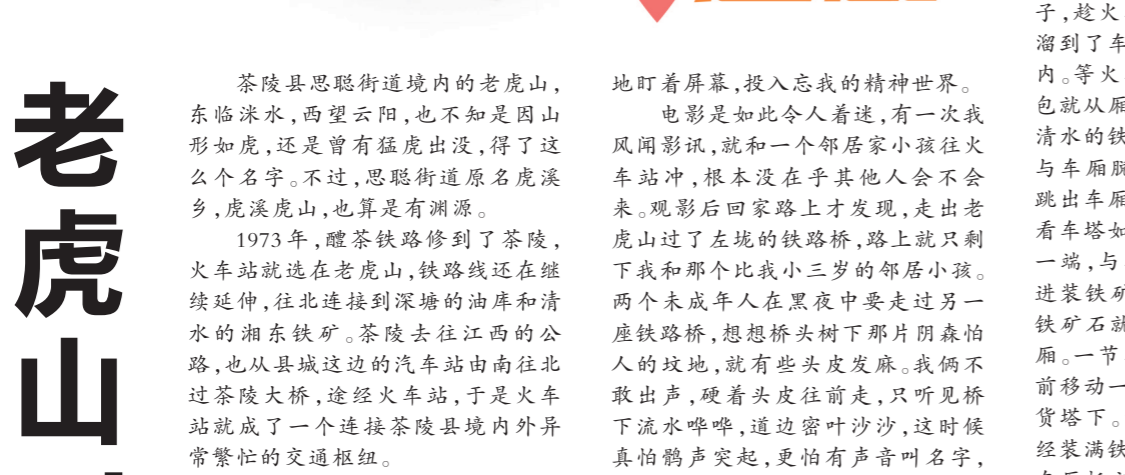
曾经悬挂在老虎山车站候车厅的巨幅油画



当年不少茶陵孩子都是通过这趟绿皮火车去往一个更为辽阔的新世界



当年繁忙的老虎山车站站台



老虎山，与火车站有关的日子

胡帆

茶陵县思聪街道境内的老虎山，东临洮水，西望云阳，也不知是因山形如虎，还是曾有猛虎出没，得了这么个名字。不过，思聪街道原名虎溪乡，虎溪虎山，也算是渊源。

1973年，醴陵铁路修到了茶陵，火车站就选在老虎山，铁路线还在继续延伸，往北连接到深塘的油库和清水的湘东铁矿。茶陵去往江西的公路，也从县城这边的汽车站由南往北过茶陵大桥，途经火车站，于是火车站就成了一个连接茶陵县内外异常繁忙的交通枢纽。

(一)

老虎山离我住的深塘村很近，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一起到火车站那边转悠，白天站在山坡上看火车进进出出，或是去机务段看机车添煤加水，晚上则去看电影。

那时的老虎山类似一个工业区：主体是火车站，火车站分客运、货运和机务；此外还有粮站、机械厂、储木场和搬运公司等其他单位。职工和家属统共有上千人，他们粮食虽有配给，而蔬菜和鱼禽这些生鲜则要靠自己村供应。于是在候车厅对面的饭店前，广场马路的两边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早市。卖的蔬菜无非是辣椒茄子，白菜萝卜，冬瓜丝瓜苦瓜南瓜之类。基本是不怎么过秤，估摸着分量商量着价钱就能成交。要是谁在池塘边捡到一条草鱼，用稻草拴住拎到车站去，十有八九在路上就有人问价截留。卖菜的人也不空手回去，多半会去饭店买些包子油条，欢欢喜喜地带给孩子吃。这个市场有些特别，顾客格子里格外用外地话问价：“格扎辣椒好多钱一斤呀？”村民若无其事地用茶陵话回答：“一角哪。”“一毛。”“哪卖。”“一毛五就一毛五。”生意就这样南腔北调各说各话地做成了。

老虎山最吸引我们小孩子的还是露天电影。晚上不是火车站放映《铁道游击队》《火车司机的儿子》，就是机械厂上演《地雷战》《上甘岭》《冰山上的来客》，有时储木场上演《核桃皇后》《停战以后》，机务段则赶着上映《车轮滚滚》《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电影，我们小孩消息最灵通，那一天我们会奔走相告。大家行动更积极，早早地忙完家务事，跳到池塘里洗个澡，匆匆扒拉几口饭，呼朋唤友一块儿簇拥着，沿着铁道奔向老虎山，然后纷纷钻进观影人群，或站或坐，聚精会神

地盯着屏幕，投入忘我的精神世界。

电影是如此令人着迷，有一次我风闻影讯，就和一个邻居小孩往火车站冲，根本没在乎其他人会不会来。观影后回家路上才发现，走出老虎山过了左坑的铁路桥，路上就只剩下我和那个比我小三岁的邻居小孩。两个未成年人在黑夜中要走过一座铁路桥，想想桥头树下那阴森怕人的坟地，就有些头皮发麻。我俩不敢出声，硬着头皮往前走，只听见桥下流水哗哗，道边密叶沙沙，这时候真怕鹤声突起，更怕有声音叫名字，我们几乎是跑着闯了过去，向村里的亮光奔去。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有一次我们越过老虎山，沿铁路“长途跋涉”数公里一直走到雷塘里的利民铁矿去看《红楼梦》。事先就听大人们说这部电影会是多么多么的好看。去了之后才发现人山人海，几乎见不到屏幕。再加上那唱戏的慢节奏，分不清男女的着装，唧唧呀呀拖拖拉拉让小听不懂的越剧唱腔，只整得我们这帮慕名而来的小观众昏昏欲睡。其间我真睡着了一會兒，只是担心散场后路上又被落单才不敢沉睡，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回去时没精打采的观影经历了。

(二)

电影的类型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这是我之后才省悟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火箭炮声之后，我们就不只是观看战争片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多磨》一样的爱情片和《花为媒》《女驸马》之类的戏曲片。电影看得多了，故事情节已不能尽数记得。但电影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不习而成的普通话，至于莫名其妙的乐感美感，恐怕都是黑夜中那些迷人的光影声波给熏陶的吧？

看过《铁道游击队》的飞车夺枪，孩子们自然受了英雄们的启发，相互之间竟勇敢。在火车减速进站时，他们在铁道边追着火车跑，竞相腾空而起，用手抓住车厢外的悬梯，两腿悬空而荡迅速勾住铁梯的横梯。他们这样拼命，是要急切地去往另一个车皮，然后独自跳到车厢里去捡煤。他们用的工具是一把铁铲和一个蛇皮袋，一阵忙碌之后，他们早已满面煤黑汗流浹背，艰难地背起一满袋煤，再设法翻出比自己还高的扁斗。这些英雄式的惊险剧每天都会上演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出了大事。一个扒车

的小孩不慎脱了手，人被甩到车轮下，最后虽没去命，腿却被碾残废了。从那以后，火车站就禁止孩子们进入车道区，禁止捡煤。

而在此之前，我竟然扒火车去清水历过一次险！一群大孩子和小孩子，趁火车头还没接上车皮，便悄悄溜到了车厢下，纷纷爬上悬梯跳入厢内。等火车驶出车站，我们这些淘气包就从厢内探出头来吹风望景。到了清水的铁矿区，火车进站，停车。机车与车厢脱钩之际，我们就鱼贯而出，跳出车厢，站到一边睁大眼睛看着看车塔如何配合作业。机车又换到另一端，与车厢连接上，倒车把车厢推进装铁矿石的装货塔。塔门一放开，铁矿石就呼噜呼噜地填满了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装满后，火车会缓缓往前移动一点，让后面的空车厢进到装货塔下。于是我们抓紧时间，爬到已经装满铁矿石的车厢，坐在矿石堆和车厢板之间的坑洼里。火车满载后，就往老虎山回返。想想我们真是胆大包天，也不管火车是否一定会在老虎山或雷塘里停靠下来，要是那次火车径直开出茶陵去，我们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

(三)

在老虎山坐过火车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售票厅的全国铁路图和候车厅的巨幅主席画吧！我们小孩子虽不坐车，但经常溜达到这两个地方去。售票厅墙上挂着铁路图，那图出奇的简洁，别的什么都不画，只画些黑白相间的双道直线或折线，把用圆圈黑点表示的各大省会城市连接起来，而各条线则辐凑到一个红色的大五角星里，那就是首都北京。这张图无疑勾起了彼时的我们对北京的神往！

从售票厅走进候车厅，左手边的墙上还有一幅巨型画，画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工农兵簇拥在毛主席伟岸的身旁，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红旗迎风招展。我们小孩子不懂历史，不知道画面的意思，只觉得油画很大气，装帧很精美，有了这幅画，整个候车厅充满了活力。

那时谁会料到，我们将有一天会在这里排队、检票，走下水泥台阶，跨进绿皮车厢的列车，在亲人们的挥手目送下，缓缓驶出车站，跨过洮水，告别云阳，走向外面，走向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

绿皮火车在2014年停止了运营，后来客运也改到茶陵南站去了。没有客运的火车站，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繁华。老虎山依旧是那个老虎山，但火车站已不再是那个火车站了，谨以此文纪念让我们走出大山投入广阔天地的出发点吧，那里有我们离别的眼泪，有我们回家的欢乐，更留下了几代人投入奋斗的足迹。



当年的露天电影

旧事

粮票岁月

石少华

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粮票，就被它漂亮的图案吸引了，一沓花花绿绿的小纸片夹在父亲的粮本里，显得十分醒目。

与靓丽的外观比起来，粮票更重要的是其实用性。那时候，买包子、馒头、糕点都需要粮票，去饭店里吃饭吃面更是离不开它，甚至还有过拿着钱但没有粮票所以吃不上米饭、买不了馒头、包子的窘况。

出门、出差除了带钱，粮票也是必须带的。当时，国家对城镇居民和职工的粮食实行凭证定量供应，我父亲出差、回老家或家里日常支出需要的粮票，都是由单位开证明，到粮店冲抵家庭粮本上的定额后领取。农村人几乎看不到粮票。粮票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东西，若有人送粮票，那可不是一般的礼物了。

上学后，父母上班，没时间管我的一日三餐，有时就给点零花钱、粮票，自己解决早餐和午餐。粮票在于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使用的是在全省范围内流通的地方粮票，由省粮食局印发，面额为0.1、0.2、0.5、1、2、5、10市斤。全国粮票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有天去国营饮食店买包子，营业员给我找零钱后，还得找粮票，在抽屉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嘴里还喃喃自语：“这是张全国粮票。”显得很不愿意。后来了解到全国粮票由国家粮食部发行，在全国通用，面额分0.5、1、3、5、10市斤。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需要经常入农户家走访、蹲点。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干部在农家吃一顿饭，必须付五角钱、半斤粮票。那时农民生活都比较困难，但看到我们这些派下来的干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组织生产，都纷纷热情邀请我们上他们家吃饭，虽然都是素菜淡饭，但干部之间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饭毕，我们都按规定付钱付粮票。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干部拗不过一位邻居老人的执意，在他家吃面条。老人的面条搁在室内搭在房梁上的几块木板上，老人搭梯子拿下来、下好，端到我的手里时，我看到面汤上漂浮着一层黑点，仔细看，是虫子。原来老人舍不得吃的面条，都已长虫了。我内心暗暗叫苦，但还是闭着眼睛，把一碗面条吃完了。走时，我和那位干部在规定的付费标准上，各自主动多付了半斤粮票给老人。

工作几年后，我带着平时留意积攒的全国通用粮票出外旅游了一趟。虽说那时候百姓吃饭问题已开始得到解决，但在饭店吃饭还是要收粮票。因为我付的是全国通用粮票，遇有找零时，也要求营业员找全国粮票，实在没有全国粮票，找的当地省份粮票，我都尽量把当地省份粮票用出去，因为出了这个省，在其他省就无法用了。那一次，我出了五个省，手头的当地省份粮票即便我攒满了，还是有一些面额小的不同省份的粮票没用出，权当留作纪念了。

1992年，我国南方的改革一马当先，如火如荼，粮食连年大幅增产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至国家还没宣布废除的粮票在南方多个省份形同虚设，大家不需去粮店买米，饭店吃饭也可以不付粮票了。有的还拿节省粮票来兑换塑料盆、高压锅之类的小商品。这一年我去北京出差，当时首都不少饭店吃饭还要付粮票，让我很诧异。即使我说尽好话，愿意多付钱，饭店都不肯接纳我这个没有粮票的客人。没想到第二年即1993年，国家就宣布取消粮票，凭粮票吃饭的时代彻底结束。

年岁渐长，爱回首往事；朋友小憩，忆蹉跎岁月。有同学说他年轻时就是想在粮店找一个对象，有饭吃，但最终阴差阳错，没有对上象结成眷属；还有朋友说，他母亲是农村妇女，父亲是井下矿工，全靠他父亲每月54市斤的粮食指标养活全家五口；另一位大姐说，她当年参军到了部队，提干后每月粮食定额是45市斤，吃不完的，她就开出粮票寄给了家里。80年代末，她转业到地方，粮食定量只有每月27市斤了。

我岳母生前常念叨我岳父，在省城当官却常从家里拿粮票。那时干部每月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7市斤，我岳父交际广、出差多，一个月的定量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我岳母及全家几口人在株洲市的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比我岳父高，每月的节余于是便成了我岳父的补贴。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如今的粮票，已成了收藏者的新宠。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承载着每个家庭走过的日子，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和国家的进步。

06

株洲日报

时光
SHI 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张武
2022年06月29日 星期三 11:25:3776

真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悼恩师田明良先生

邓剑英

在敝师95班同学群惊闻恩师田明良先生仙逝的消息，一瞬间，竟有些恍惚。

记忆里还是田老师年轻时的样子。那时他刚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攸县师范学校教书，白衬衫一尘不染，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沉迷不已，一笔好字自不须提，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既帅气又内敛，符合我们对好老师所有的期望。

那年我15岁，刚考入攸师，地道的乡下孩子，不自信，常常勾着个背，担任副班长叫个起立都像猫叫，是田老师在语文课上将我的作文范文朗读，我才发现我的作文原来那么美，于是我写作文就会像他朗读一样带着语感和节奏，行云流水间直抒胸臆，那种写作的快乐我估计很多人都无法体会得到。

还记得，考进攸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代表全班用毛笔字写了一幅祝贺信送给他，那时我还不会书法，字自然难看可以，他看了以后说：“字如其人，你实在是长得五官端正，面目清秀，这个字怎么写成这样，必须得练练！”我当时就把整张写了字的红纸撕了，哭了。之后的几十年里，书法成了我的日课，常年不懈的练习也让我在画中国山水时无需草稿便能胸有成丘壑，勾染兼举，一笔到堂，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1993年，我代表当时的株洲县委宣传部到市里参加演讲比赛，不想在赛场遇到田老师，他代表攸县县委宣传部出战。尽管彼时的我们是竞争对手，可田老师依然恪守着为人师长的本分，不厌其烦地给我的演讲做指导，哪怕那时我已毕业多年。也是通过田老师的精心指导，我在那次演讲比赛中大出风头，之后还代表株洲在井冈山七县一市作巡回演讲。我曾想找个机会当面感谢他，却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想，这样的愧疚可能伴随我一生了。

去年暑假期间，我回了一趟湖南，因河南大水故，转道从井冈山往长沙。火车途经攸县，时任教育局书记的芳荣同学亲自开车来接我，同学们从各地赶来见我，我想去看看田老师，他却不在县城。终究还是缘一面了。

在同学群里看到，今天，有不少同学从各地赶往灵堂吊唁，我却因疫情管控原因无法出京，只能在屋里任泪水滂沱。那么，就请班长代我给田老师敬杯酒，把我的话读给他听，涕泪中语不成句，只有真挚满满的感恩之情；请代我跪谢师恩，献上一束花，愿他在天堂能看见一所花园，那是同学们带着他的善意传递的美好信息；请代我再看一眼恩师，他在心中，还是年轻时的音容笑貌……愿田老师安息！